

太行“新愚公”执着种花椒移穷山



曾兆敏(右)和村民一起修剪花椒枝。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韩啸、张思洁、邵瑞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这是中国古典寓言故事《愚公移山》的开头。

太行村的村民们，对故事里“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的生活，实在是太熟悉了。这座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的小村庄，枕秦岭、脚踏巴山，山体砂石多、交通不便，贫困发生率一度超过30%。

要摆脱现实的困境，当然不能指望传说中力可搬山的神仙——多年来，离开土地、出门打工，才是太行村人改善生活最直接的方式。曾兆敏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花椒开新路，“达于汉阴”

“85后”青年曾兆敏是土生土长的太行

村人。在他的童年印象中，老家村庄破旧，土地撂荒，很少能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2004年，17岁的他背上简单的行囊来到浙江杭州，从“小工”干起。打拼十多年，他和妻子创立了一家广告公司，事业小成，准备在这座城市定居。

2015年，曾兆敏偶然认识了一位卖花椒调料的客户，不经意间，命运的另一条路在他面前徐徐铺开。

花椒耐旱、耐寒、喜阳，抗病能力强。“汉阴县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正好符合青花椒的生长条件。”曾兆敏说，在他的家乡，种植花椒素有传统。“只不过比较零散，不成规模。”

彼时28岁的曾兆敏已在外工作十余年，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高效益的花椒产业让他坚定了回乡创业的想法。

这个念头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没有人支持他放弃杭州蒸蒸日上的事业，回乡从零开始。

“太行村有大量荒废的山坡地，如果能

利用起来发展产业，家乡一定能大变样。”年轻的曾兆敏把花椒的产地要求和市场前景仔细研究完，咬咬牙，把广告公司留给妻子，只身返回太行村。2015年夏天，他重新成为一个在田地里摸爬滚打的“农村娃”。

赔了不止损，“汝之不惠”？

在当地鼓励返乡创业政策的支持下，曾兆敏承包了村集体名下的400余亩土地。看着满眼荒芜的山地，想起儿时常听的故事，这个小青年把自己的微信昵称改成“愚公”，他的公司就叫“愚公花椒”。

“我心里很清楚，只有像愚公那样坚持不懈，一点点种下去，才能看到收获。”他打定主意，要用产业“挖走”挡在乡亲们脱贫致富之路上的大山。

曾兆敏的第一片花椒园成型了。利用多年攒下的积蓄，他平整坡地、施有机肥，荒山变成了小梯田，点点翠绿涌现在他心头。

然而，年底的一场低温冻灾突袭而来，刚成活半年的花椒树苗没能挺过去，前期十几万投入全部打了水漂。如今想起当时那场冻灾，曾兆敏仍心有余悸。他做好了花椒收成周期长、见效慢的心理准备，但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那么多钱投下去，全没了。”

愚公移山的故事中，当愚公带着儿子叩石垦壤的时候，河曲智叟曾笑而止之曰：“汝之不惠！”冻灾之后，家人劝曾兆敏，趁着亏得不多，及时止损；同村人也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个小伙子会不会再干下去”。面对挫折，这个小伙子拿出了愚公当年移山的“轴劲”。

2016年4月，他从头开始，重新买树苗栽种，请技术专家指导，成立育苗基地，当年成功培育3万余株青花椒苗。

“只要树能长起来我就不怕了，虽然挂果期还早，但看到了希望。”

第二年，曾兆敏的育苗基地继续扩建，山上的花椒树也长势喜人。2018年，曾兆敏得到苏陕扶贫项目资助，利用项目资金额外承包了1000亩流转土地，发展现代农业种植示范基地。

盼满山金豆，“无穷匮也”

去年，曾兆敏栽种的花椒开始小范围挂果，翠绿饱满的果实成为“金豆豆”，全年共收获了1.2万斤干花椒，销售额约70万元。

丰收的花椒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致富的希望。赵喜翠今年66岁，腿脚麻利，7月正值花椒采摘期，她顶着太阳在园区里帮忙。“每天管两顿饭，还能再赚80块钱。”她笑着说。

曾兆敏介绍，花椒园整体用工大约100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大部分都是附近的老人，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的务工支出账本记录着，在扩建千亩园区的2018年、2019年中，每年工人工资支出大约50万元。

2018年，在当地政府产业扶贫政策支持下，“愚公花椒”带动汉阴县发展种植花椒1.3万亩，实现了规模种植。

“只有形成规模化种植，农业才能致富。”曾兆敏说，“接下来，我们还将发展花椒油、花椒粉这些深加工产品，创造更多效益，和村民一起赚钱。”

修建厂房、购置风干、筛选等加工设备，成立技术服务团队，定期组织其他花椒种植户培训……“接下来，我们还将发展花椒油、花椒粉这些深加工产品，创造更多效益，和村民一起赚钱。”曾兆敏一步践行自己的“愚公移山”之路，不断延长这条花椒产业链，盼着满山的金豆豆“子孙孙无穷匮也”。

三峡“茶姑娘”带家乡茶农合作弄潮



3月3日，望华鑫在茶园直播采摘春茶。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王自宸、邓楠

种茶苦，收茶难，制茶累。目睹父母的辛劳，她曾暗暗发誓，一定要走出大山，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盯着茶叶谋生活。

外出求学，远嫁他乡，跨省就业。正当她一步步实现儿时梦想时，父辈的召唤和家乡的前景，让她怀着乡愁和创业热忱返回家乡，承继父业成为“茶二代”。

精制高端茶、聚焦新零售、发展茶旅游。带着新视野、新理念，返乡3年，她带领合作社600多户农民创新发展方式和经营业态，推动合作社茶产值从1000多万元提高到6000万元。

她是返乡创业的三峡“茶姑娘”望华鑫。她说，时代风云变幻，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地，一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传统农业也能成为引领创业创新的“弄潮儿”。

茶好

夏日雨后的西陵峡谷，青山如黛，江水淼淼，云绕山峦。

位于三峡坝头库首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双狮岭上，几十亩连片的茶园蔚为壮观，刚刚经历雨水滋润的茶树正恣意生长，娇嫩欲滴的茶叶散发着丝丝清香，让人顿感神清气爽。

“采茶不能用指甲掐，得用巧劲轻轻掰。”34岁的望华鑫正在茶园里做网络直播。尽管“围观”的网友不多，但她按网友

要求拿着手机在茶园里穿梭取景，仔细介绍各种茶叶知识和自家产品，生怕怠慢了网友。

峡州茶自古闻名。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介绍茶叶产地及所产茶叶的优劣时称：“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文中的“峡州”，正是现宜昌市夷陵区及周边地区。

宜昌市夷陵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夷陵区的茶产业正以迅猛之势蓬勃发展，全区的茶叶种植面积超过23万亩，年产茶叶近3万吨，高山云雾出好茶，低山丘陵出早茶，这里是全国茶叶优势产业区和湖北省特色农产品重点基地。

作为土生土长的三峡人，望华鑫从小就跟茶叶打交道。

“小时候奶奶常带着我去茶园，她采茶，我就在茶园旁边的树林摘野果。”望华鑫告诉记者，她的祖屋在太平溪镇西湾村，三峡库区蓄水之前，祖屋前就是宽阔的长江，屋子后便是连片的茶园。当时家里采摘的鲜叶都是用来做名优茶“峡州碧峰”的原材料，每年产茶季，茶贩们登门入户，鲜叶采回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

茶“苦”

望华鑫说，尽管茶叶销路不错，但种茶、采茶、制茶十分辛苦。长辈们往往天没亮就出门采茶，忙到大中午才回家，来不及做饭吃饭，茶叶采回来就要赶紧摊青、杀青，晚上还要连夜揉捻、整形、烘干和提香，

一天忙下来只能吃上两顿饭。

“那时候老人们常对我说，要多读点书，以后出息了就不用种田了。”对于长辈的叮嘱，望华鑫小时候似懂非懂，直到十一二岁时，她才切身感到种茶苦、收茶难、制茶累，并立志一定要“跳出农门”。

原来，随着三峡工程建设全面开工，1998年前后，望华鑫一家移民到许家冲村。移民之后，家里所有的土地、房屋、山林全部沉入江底，新搬到许家冲村后，村里没有土地和山林分配。就在这时，望华鑫的父亲所在乡镇企业也搬迁改制，父亲随之失业，全家生计出现困难。

望华鑫的父亲望运平说，考虑到家里的特殊情况，当时村里给办了低保。可养活一家子，光靠低保金可不行。凭着在乡镇企业的工作经验，他借钱买了台三轮车，开始翻山越岭到农户家收购茶叶，然后加工制作、销售。

遇到假期，望华鑫也成了父母收茶路上的小跟班。

“茶叶很俏销，收茶都要靠抢。”望华鑫说，每到一处茶园，她都要热情地跟农户打招呼，帮忙采茶叶、拎竹篓，目的就是跟农户热络起来，确保茶叶能卖给自己。收好茶叶回家，父母忙着制茶，她就要做饭、收拾家务。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来点钟才能休息，而父母几乎要忙整个通宵。

“晒得黑不溜秋，手指缝里满茶垢，当时每天都觉得好累好累，我发誓长大了一定不干茶叶行当。”

茶“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望华鑫发奋努力，终于考上大学。毕业后，望华鑫先后在湖北宜昌、四川成都等地工作。离开家乡，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朝着小时候的梦想前行，望华鑫的人生轨迹似乎离茶叶越来越远。

望华鑫在外的日子，她父母的茶产业越做越大。父亲望运平牵头成立宜昌双狮岭茶叶合作社、创办茶叶加工厂、设立自营专卖店，打造成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茶叶企业。合作社社员茶园面积一度达5000亩、标准化厂房有4000多平方米。

产业规模越做越大，望运平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望运平说，茶厂主要做中低端精制茶出口，每斤茶叶只能卖到几元钱，最好

的也只能卖十多元一斤，利润率只有不到5%。加之货款回收期长、同行竞争激烈，摊子越铺越大，钱却越挣越少。有一年遇到山洪，厂里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想有所改变，却找不到出路，有时候真是感觉干不下去了。”

2018年4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许家冲村。“总书记的到来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回家创业信心十足。”望华鑫说，作为女儿，理应为父母分忧，作为共产党员，就该为茶农服务。

茶香

怀着乡愁和创业热忱，2018年6月，望华鑫回到家乡许家冲村，担任合作社及茶厂负责人。

刚上任，她在摸清家底和接受农业部门组织的培训后，便迅速改变产品销售定位，将过去聚焦于销售中低端精制茶，转为发展高端名优茶、巩固批发销售中低端毛茶。

同时，结合市场需求，改变包装策略，放弃“五大三粗”的大包装，主打外观精巧的“小罐茶”。

“宜红茶刚冲泡时汤色红艳明亮，但是随着温度降低，出现‘冷后浑’现象，才是高品质红茶。”走进望华鑫的手工艺体验馆，典雅的茶具前，茶艺师正在冲泡合作社自产的红茶，冲泡、观赏、品鉴，茶艺师讲得头头是道，游客听得津津有味，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在离开时挑选一些茶叶带回家。

望华鑫说，茶叶的附加值体现在品牌的知名度和体验感上。为此，她一方面带领合作社积极加入当地公共品牌，谋求品牌抱团发展。

另一方面，她积极开展网上直播带货，组织“茶艺研学之旅”“亲手制作一锅新茶”等体验活动，让消费者戴上草帽、提起竹篓、走进茶园，亲手体验采茶、炒茶的辛苦和绝妙。

一系列举措，带来看得见的成效。2018年，合作社年产值仅为1000多万元，到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合作社产值还是提高到了6000多万元，通过推广“公司+基地+农民”模式，目前合作社稳定带动社员630户。

“看来专业化、精细化、市场化的路径是对的，乡村振兴我们可以更有为有位。”望华鑫说。

本报记者刘晶瑶、张东强

一台二手单反相机，将幸福点滴记录下来，成为将要上传到快手账号上的视频素材。在快手短视频平台，高玉楼、王娇夫妇开设的“乡野丽江娇子”账号，已有近600万粉丝。

五彩粽子、自制菠萝QQ糖、鲜花饼、古法咸鸭蛋……打开这对夫妇的账号，大多是母亲带着孩子制作原生态乡村美食的日常。

视频里的王娇，喜欢穿浅色棉布长裙、绣花中式上衣。白皙透红的俊秀面庞让她看起来不像干农活的，更像一位都市白领丽人。事实上，在返乡之前，他们确实曾是白领。

这两位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在昆明念书时相识、相知、相恋。2014年，毕业于艺术设计专业的他们在昆明就业，当上了都市上班族。当时，王娇是一名3D动画师，给房地产公司渲染楼盘动态效果。项目多的时候，公司让他们通宵加班，经常极度疲惫。

尽管工作辛苦，出身云南曲靖富源县后所镇的小镇姑娘王娇，仍留恋昆明的繁华。

只与将背影留给故乡的青年不同，高玉楼将目光投向广袤乡野。他坚持认为，“未来十年，农村才是更多人向往的地方，回到乡下，并不等同于放弃自己的追求。”

留城，还是返乡？小两口面临向左还是向右走的选择，差点分道扬镳。最终促成他们返乡创业的契机，是一个娃和一场病。

2016年，女儿小豆芽出生。可高玉楼一遇农忙，就得回丽江华坪的芒果地里帮忙。王娇无法在昆明独自照看孩子，刚出月子，小豆芽就被送回王娇娘家照看，母子分离、夫妻分居。

2017年底，高玉楼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因突发疾病住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高达4000元的住院费用，很快耗尽了小两口的全部积蓄。

花光了手头的20万元，甚至试过在网络平台上募款，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老人。王娇和高玉楼也一同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在城里苦熬，还是回乡试一试？

几番思量，小两口决定，一家人一起“回家”。丽江华坪县属于典型的南亚热带低热河谷气候，种出来的芒果尤为香甜。但是，早年间当地打造自有品牌意识不强，华坪芒果被一江之隔的四川攀枝花“抢了风头”，收购商抢购丽江华坪芒果后，会贴上攀枝花的牌子销售。

当地果农普遍遭遇“不缺好芒果，但缺好品牌，急缺好销路”的尴尬。高玉楼回乡帮老乡卖芒果，正是想乘着互联网的东风，让广大消费者知道，家乡华坪种得出优质芒果。

早在2017年，高玉楼就探索通过拍视频推销“果在深山无人知”的丽江华坪芒果。初试牛刀，就卖出了17万斤芒果，销售额达40万元，净利润就有12万元，追平了他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还帮周边63户果农扩展了销路。2021年上半年，高玉楼夫妇收购果农16万斤鲜梨用以熬制梨膏，还帮助养蜂合作社卖出6万斤蜂蜜。

每年八月，芒果飘香。高玉楼带着团队的几位小伙伴，在芒果地里拍视频，到果农家里收芒果，遇到家境不好的农户，他总会在市场价上再加些钱，让辛苦一年的老乡多得实惠。

隔壁村有位叫张兴文的贫困户，年逾五旬，妻子有精神疾病，儿子过世，女儿还在上高中，日子过得很紧。他会养蜜蜂，却不会卖蜂蜜，积压了5700斤蜂蜜卖不出去。高玉楼得知后，让王娇在直播中向粉丝推销张兴文家的蜂蜜，一次性售罄，为他家带来了6万多元的收入。

张兴文不懂啥是网络销售，却记住了高玉楼、王娇——小两口通过手机屏幕招呼一声，老乡家里的农产品就能寻到买主。

2020年7月，王娇夫妇加入当地农民养蜂专业合作社，帮助500多位蜂农线上销售蜂蜜。

告别城市生活，王娇并非没有一丝留恋，她也会点开城里朋友的朋友圈，发现城市光鲜生活的背后，大家也有各自的烦恼：不少当年的同事苦于“加班996，通勤一小时”的忙碌，没时间陪伴家人，与爱人变成了“周末夫妻”，也只能做孩子的“周末父母”。相比之下，自己已算幸福。

夏熬芒果冻，秋煮雪梨膏。巧手烹制时令美食，一餐一饭常陪稚子。王娇不后悔当初返乡创业的选择，既因为这份“甜蜜”的事业，也因为那份陪伴爱人的“小确幸”。



王娇陪女儿在自家院里吃芒果。本报记者张东强摄